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江長鍹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八

天子之孝

省刑罰

臣按經言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則是刑措而可以致太平矣然而大著其義于五刑一章者刑為悖德悖禮者立也然而欲民之不犯于有司則非旦夕致矣措而不以者惟唐虞成康之際而已

故父母雖甚愛其子有時而用教笞人君雖甚愛其民有時而用刑罰夫戮一人而可以止千萬人之為非者又焉用司寇之刀鋸日赦也逮于後世德教之不立政令之無常而道半赭衣（古犯剕者赭其衣）市惟貴踊（刖者之屨齊景公繁于刑晏子諷以屨賤踊貴）則善人有濫及之懼惴惴焉惟恐不保其父母之遺體而奸回昏亂之人反不知所懲矣又何以絕寇攘而止逋亡也故述省刑罰而以弭盜附焉

易噬嗑卦名亨利用獄

程頤傳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而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

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

賁卦名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易象言火者多指日言山下有火旭日初升也東映草木光輝璀璨故為賁象

程頤傳曰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豐卦名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孔穎達疏曰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法象天威斷決獄訟

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

旅卦名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上有火日薄西山也垂暮之際旅人皇皇故為旅象

孔穎達疏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中孚卦名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緩死者非謂當死之人姑緩須臾之命也恐議獄未當死者不可復生故緩之以求其實情也

孔頴達疏曰風行澤上無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無所不至故取象中孚君子議獄緩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

臣按易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旅中孚噬嗑言利用獄而賁言無敢折獄用獄者未至于用刑而折獄則致刑矣文周二聖所以明德慎罰者屢見乎辭而三致意于獄者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而獄

之未具正君子之所當盡心焉也又囹圄犴狴非
民可久淹之地獄有所歸則宜刑者刑宜緩者緩
縱遣無辜復不待言矣于豐言折獄于旅言不留
獄于中孚言議獄者折獄者始終一威明而已噬
嗑以明罰勑法為用獄之先事而豐之折獄致刑
為虛實得情而輕重得中也賁之火在下則不能
及遠而旅之火在上則所照者廣故其說似乎相
反然而賁之不敢即旅之所以為慎也有中孚之

德則獄可片言立決矣而又當議而緩之者求其入中之出死中之生惟恐人以不留獄之故而敢于殺人也

書舜典象以典(常也)刑流宥五刑(雖入五刑而情法猶矜疑流遣寬宥)鞭(木末垂革)作官(官府)刑扑作教(學校)刑金作贖刑眚(過誤)災(不幸)肆(縱也)赦(不待流宥金贖)怙(有恃)終(再犯)賊(殺也)刑(雖當宥贖亦不聽而必刑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臣按書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疏云準呂刑言

之耳蓋古無明文也諸家多謂肉刑起于三代左傳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班固曰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其後自以德衰始制肉刑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依此則五帝無肉刑而議者非之以為舜典明云流宥五刑矣惟不忍用重法故以流放代之假令先無肉

刑安用代哉又吕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依此則似五刑為三苗所制而或者又非之以為舜已誅其君何為乃用其法鄭康成曰苗民為此四刑特深刻異于臯陶之為孔疏所謂椓陰過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額理或然矣然則五刑之制當亦代有不同舜典吕刑終難同貫特久遠

不可考耳晉丁謚曰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五刑之數亦不具于聖人禹承舜禪必不遠則凶頑湯武之君亦豈下同呂侯惟叔向之言為近而有徵斯亦未可厚非也至于周初五刑之名始見于周禮易亦著劓刖之象則信有肉刑矣然臧文仲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則五刑之制亦未始同也要之懲姦禁非代有憲法而出以欽恤之意

則無不同周公之戒康叔曰無或劓刵人是雖有肉刑仍戒以無輕用至于成康遂幾刑措即輕罪亦且僅見矣況于重辟乎再傳而及于穆王復疑其過重命呂侯為司寇訓夏贖刑而更制焉其言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孔疏曰伯夷典禮者也不使視臯陶而使視伯夷欲其先禮而後刑也意良厚矣又其後乃有九刑之作孔氏曰遠取上世決事之比以為後法杜佑曰謂五刑而加

之流贖鞭扑以為九是也奕世相承並以寛簡為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乎降至七雄家自為政至于秦而淫刑峻法動至參夷且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非孝文之罷肉刑民其無如何矣故欽恤一言實推仁廣孝之本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意也爾用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偶也爾偶爾如此既道極厥辜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

臣隱時乃不可殺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不以得殺而可濫及無辜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孔安國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

脣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又曰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心之所安

臣按蘇忿生為武王司寇用法敬慎比例舊事而得輕重之中今于康叔亦欲其取殷家刑罰有倫理而宜于時世者兼用之所以敬爾由獄敬明乃罰語氣相同小罪非眚大罪非終兼括舜典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皋陶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義蓋法家之要言冊命所必及其後穆王之于呂侯雖復費辭大旨亦以是為本也

周官周書篇名議事以制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

科條止于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

臣按蘓氏之言任法不任人之弊當矣律令之外科條日益宜乎一事必有一例也而有不足于用者是例固不足以盡天下之事而事固有不歸于

一例者也先王之時所以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正以有官君子罔不學古即以古議裁制令事耳如衛太子衛后所生故之真偽且未定而雋不疑援衛世子以叱之不疑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比于蒯聵違令出奔得罪先帝遂送詔獄雖非春秋本旨而亦見漢斷獄猶能援引經傳非但以吏為師也若不學之人本無裁制設有疑事何所據依妄發一議必致乖方而甚者且借以行其私矣然則刑書之鑄正為不學者救敗而

為例之不純又足以資讞獄者之彝文也

呂刑兩造（至也）具備（兩至非偏辭）師（衆也）聽（衆聽非偏見）五辭（入于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也）孚（無可疑）正（質也）于五刑五刑不簡（辭與刑參差不應）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誤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孔穎達疏曰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

過之疵損害王道于政為病也惟官謂常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于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不行乃為善也此病所在惟出入罪耳而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

簡孚有衆簡核情實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可信者衆

吳澄曰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于容貌有所考察愼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過于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

臣按古人所以愼罰總是為因求生耳一人之聽明思慮有所不及而治獄之吏未必皆賢故衆聽則無偏見矣而五疵不去則枉法而害于政教又

不可以不慎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過其自重之輕自有之無惟忠厚之至故不得不丁寧于清證審察矣五疵懼其故出無簡不聽又慮其失入故出者枉法乃無逃于國典失入者雖無五疵猶當天譴可畏也夫呂刑一篇皆以訓贖并流宥之五刑而不止于鞭扑者可入金邀免矣然所以欲令保全身體髮膚之意猶之古也其于三千之屬減大辟五之三宮辟五之二剕辟如故所倍增者

墨劓輕刑不可謂非好生之德也此夫子所以有

取于呂刑也

詩小雅小宛（篇名）其五章曰交交（往來之貌）桑扈（鳥名竊脂食肉）率（循也）場啄粟（扈不食粟今失天性）哀我填（同瘨病也）寡宜岸（鄉亭之繫）宜獄（朝廷曰獄）握粟出卜自（從也）何能穀

鄭康成注曰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以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臣按小宛之詩序以為刺幽王而朱熹以為兄弟

遺亂畏禍而相戒之詞夫其思念父母恐貽之羞而欲各自努力教誨其子此其為相戒宜然然以塡寡之人而不免于岸獄之繫則王之虐獄獨而為善者無以自全刑罰之濫甚矣且也勝負之數內不能自斷于理外不能信于聽獄之官而問之于不可知之卜其國之無政又何如耶夫政以賄成而刑及善人此其所以為幽王之詩也

禮記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

孔穎達疏曰此言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形體之侀

臣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登高臨深皆有毀傷之慮樂正子春之下堂而傷其足所以為憂者也然而古之君子畏罪懷刑之意于是大為惴懼焉此曾子之所以啓手足而知免者也周官司寇佐王刑邦國鄭注孝經說曰刑者侀也買

公彦以為孝經援神契五刑章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是則刑罰之刑訓為侀體之侀不獨王制有是說也父母之遺體五官百骸完好成就一陷于罪則虧體辱親是成者變而之斷之死也形氣之所成者變而之斷之死而刀鋸之所成者不可變而復續復生此聽獄斷刑之君子所以聰明忠愛之交至也蓋精明之人每失于不渾厚則有刻削之法渾厚之人又失于不精明則有掩蔽之愚君

子之聰明忠愛是君子之明與誠所以盡心于是

又君子之推其跬步不忘之心以待天下之人子

此錫類之孝于此足徵者也

漢文帝元年上曰法者治之具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

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

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

以禁之相坐之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

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

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恵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二年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

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臣按此皆秦法至是始除但史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且明言父老苦秦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豈其但宣之于口而未削之于書耶或謂高惠之世律則有之而未甞行也揚雄言聖漢權制蕭何造律何文無害起自刀筆何以不遵奉口詔削去此條至令孝文時猶在耶竊

觀文帝詔中有民愚無知抵死及令勿聽治之言則高惠以來雖免族誅之苛猶有死辟之慘至是削去刑書一無所問真盛德之事也收孥相坐之律有司初奏以為如故便而卒奉詔除之其訓詞深厚與舜典之命皋陶何異嗚呼仁矣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犯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

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葢聞有虞之世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著為令

初文帝除肉刑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輙讞之

上既减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僣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臣按漢文除肉刑一詔實千古氣運轉移之會也蓋刑至暴秦冗濫極矣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矯枉者無嫌于過直也惟斬右止改為棄市似失于過

重至孝景重議而益精矣獻帝時曹操秉政陳羣請復肉刑其說曰漢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興仁而死者甚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至于傷人或殘毀支體而截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漢法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

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亦以爲可採幾欲從之少府孔融議曰古者俗龎善否區别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自取之耳末代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

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不為非也
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身不齒是穆公之霸
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
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摽然
之遂不復議至宋韓絳曾布復欲用肉刑呂公著
力持之而罷臣愚以為肉刑必不可復其說有三

今之人情不能如古之重犯法也古曰象刑懸象以讋之斯不犯矣今則愍不畏死如古所謂畫地為牢義不入刻木為吏誓不對殆難之也今欲加輕刑為重固不可即重刑亦自有詳讞矜疑之法可冀生全若亦以肉刑斷之吏必果于速決赭衣塞路且復見矣不可一也今日治獄之吏又不若古之寛平也刻深周内姑無暇論或不免五過之疵如所謂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者恨陷徒流

猶有歲滿減放之日陷于肉刑則終身殘廢矣不可二也今之民風又不如古之知恥也古見刑者於道怏然知戒今則益以動其殘忍毒螫之機而已耳猾胥贓吏且將藉此以恐脅良懦責請受寄不可三也且夫作法于仁其弊猶殘兢兢以漢文為法尚有新莽之焚如周來之峻酷況可以階之厲乎明太祖初得天下或用法外之刑後制律而盡罷之且序其首曰敢有復議者寘重典此可以

為法也

武帝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周外寬內深次骨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倣張湯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臣按司馬遷所傳酷吏十人其治大略相倣而日

甚一日其始或以廉刻其後則奸貪其舞文巧詆始于治豪猾釋羸弱其後則𨷂事勢家侵辱下户其慘刻之狀聞之者不寒而栗而人主方且以為忠以為能史家因為之辭曰能勝其任斯稱其位以見嚴刑峻罰非酷吏之自為之而用酷吏者之勸為之也十人首郅都而終杜周于都乃云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此于五過之疵何有哉惟其倡之于破觚斵雕觚八稜有隅者破觚為圜謂除

其嚴法雕謂刻鏤斵雕為朴言反于淳朴也之俗而施之于畏法自重之民不得不以為首惡也杜周初徵為吏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累巨萬矣以視都不有愧乎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嗚呼是何言歟遷之言曰其治綦酷皆甚于王溫舒等矣蓋以周為

酷吏之最也十人者郅都斬甯成髡鉗周陽由義縱棄市張湯自殺王温舒五族尹齊尸亡去減宣自殺惟趙禹壽杜周有子孫蓋天道之于殄絕惡人亦有十失一二者班固乃以張湯杜周子孫貴顯不列之于酷吏傳中豈非曲筆也哉

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尉平

秋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

析分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出入人罪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

臣按漢孝宣之綜核名實近于景武視文帝之寛仁雖遠不逮而矜恤刑獄之意時形之于詔書蓋酷吏之餘風自此少息矣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夫非文宣之世二廷尉者且以溺職罷黜而民之寃固無以自直也然則用法者之寛平嚴苛視人主之所尚而已

成帝河平元年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居宜反）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于以羅元元之民夭絶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臣按周禮司刑殺罪五百而書呂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序書者以為訓夏贖刑也堯舜臯陶之制

刑非有濫而夏禹輕之文武周公之制刑非有濫而穆王輕之死刑之數所減者十之六此其斷然去之而未嘗拘牽于文義廓然更始而不但條列其細微在禹之明德固優為之而穆王以老髦荒忽之年肆心遊幸之後舉文武周公舊定律令蠲除約省不煩衆議吕侯之為司寇蓋亦與有功焉觀漢成帝河平之詔有司竟不能稱旨使千有餘條之大辟依約古訓明言如堯舜文武之時則當

減什之五如夏禹穆王之時則當減什之八重無過于五百輕無過于二百元元之民豈不幸甚而鈎摭毛舉徒使不急之務文案紛如雨可之言盈廷不決明為遵奉綸言實乃寢格詔旨何其敢于殺人而不敢于生人也

光武時大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減殊死刑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

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閒百有餘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勲

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内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臣按刑罰世輕世重而典常之法卒不可易所以謂之中所以謂之權然其刑之宥之則在治獄之吏所謂非汝封刑殺劓刵人無或刑殺劓刵人者也使其人德或未至于明允意或少違于欽恤鮮

不至于失其倫要矣梁統之意以為刑輕民易犯
惠加姦軌害及善良殊不思果桃菜茹之類集以
成贓則善良之陷大戮者衆而不足以禁姦軌也
且其事發相累不得不上下相蒙難以語于令行
禁止矣先王命士訓刑仁之至義之盡若漢之初
元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建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
亦可謂過于仁而義或不足也其在光武維新再
造固當用輕典之世而統乃欲翻移舊制不達于

權矣何以言中乎

魏明帝太和三年冬十月立聽訟觀置律博士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有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于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魏明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

齊武帝永明九年律書成初晉張裴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武帝留心法令詔獄

官詳正舊注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于袠裹寃䰟猶結于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髙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齊顯祖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成律十二篇令四

十卷班行之自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常曉法

隋文帝開皇元年冬十月初行新律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于是去前世梟轘音患車裂也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

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

開皇三年十二月更定律置博士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滿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

等千餘條惟定訂定留存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大理寺之屬有律博士八人

臣按先儒以為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武王之母弟惟康叔為司寇葢精于法者魯頌泮水言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古之建學以教士而獻囚于此使學者知受辭斷罪其善訊服囚皆必如古之明允之士所以為明刑以弼教也

所謂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亦猶後之言以經義量決矣學古之人見理既明處事必審以古制定今獄必不至于偏頗者也夫古之學者之于本末精粗交養兼備固夫人而可使當獻囚之任而必有性之特善于是者出焉則又始終厥官如唐虞兩朝之久竟無以易皋陶者而蘇忿生衛康叔呂侯皆以外諸侯而官司寇王朝也亦何嘗恥學法律薄為刑官哉如鄭子產之鑄刑書魏李悝之撰

法經斯刑法之事漸與六藝之科判而為二矣秦燔書詩殺儒士而學法令者以吏為師是詩書法令既已道不同不相為謀而又惟當時為是不得以古議今學士大夫所以鄙其事而羞為其職也然其書亦以吏所習故于虞周以來之法雖多變亂而尚存其大都如蕭何之律雖曰權制亦原本古人也而漢馬鄭諸儒又各為之章句魏晉以後陳羣杜預崔浩之屬各隨時代沿革增省刋定注

釋自隋裴政折衷舊制以行新律而後多遵用之

蓋律法相傳又雜出于儒者之手而非盡刀筆吏

所爲也魏明時尚書衛顗之奏置律博士而隋仍

之齊孔稚珪欲置律助教試國子生北齊世祖又

敕仕門子弟講習法令蓋法學既分條目既衆自

不得不由講習始可通曉而世論所輕士子莫肯

爲業所以此書永淪胥吏之手入官之始顧視茫

然吏得緣爲姦利生死輕重比附殊科及久更事

任于法令漸明習而操刀製錦之譏已不勝其悔矣然則置律博士助教于學宮亦古者在泮獻囚之意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寛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臣按律令累代增省不同至隋之開皇大業間既

經裴政更定蘇威牛弘之徒踵事删除至為寛簡然而高祖晚年喜怒不恒用法峻急煬帝之末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此亦孔稚珪所云法書徒明于袠裏寃魂猶結于獄中者耶唐有天下更議定律寛死刑五十餘條猶嫌斷趾之慘改從流宥葢敬獄祥刑之意見諸實事民有更生之心非僅前此講求空文也

四年冬十一月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臣按漢景帝著笞斷之令非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不知何以至唐猶有笞囚背者唐既去笞背之刑矣不知宋人何以復立脊杖之法也夫笞背而死孰與斬趾劓鼻而生太宗因讀鍼灸書而感會及此固有無時無事不存心愛民者矣有唐貞觀之際固生民之一治也臣因思今之決杖本

有罪者也而依古制笞者以一人畢一罪徵比租
課不過稍示薄懲使愚民知所警懼早辦公賦爾
而行杖者至五輙更一人如其推漢景畢罪乃更
一人之令而令有司徵比之時不得已而敲扑毋
得輙更人行杖庶幾不失愛民之意而官吏不得
肆其虐也與
五年十二月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

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輟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惟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因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刑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房元齡等受詔定律令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

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則

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悦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臣按魏晉以迄周隋法令屢更雖偏霸之朝刻急之主亦有除煩去苛之令而鈎摭毛舉不能于硃死大辟大有所寛減治獄之吏復不能于法律之外為囚求生甚且特用慘酷不依律令斷擬雖役

經生法家參互考訂其書亦甚修明完具而民之罹于網者蓋不能自脫故曰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在主上不在羣臣也以太宗之為君房杜之為相其致治之具固有本源其于法令既已除古死刑之大半而法當死而情可矜者覆視往往得全活而又輕失出之律吏用是不以深文求免稱平允焉臣觀其時其君下一令則咨嗟敬慎惟恐下之不能奉行德不下究其臣進一言則忠厚悱惻惟

恐其上之不能見信膏澤不施蓋真能愛其民非如前代具文而已

太宗又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就法

臣按古人以保全父母之遺體冰淵戰兢不敢少有失墜以罹于刑辟若先自毀其耳目真乃刑戮之民耳太宗此詔足以懲刁止健好生之德異于婦寺之仁也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

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臣按周官司徒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為仇讐諧猶調也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凡和難父之讐辟之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注曰和之使辟于此不得就而仇之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注曰和之而不肯碎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

使調人執之治其罪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讐之疏曰反覆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

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注云欲除害弱敵也

云邦國交讐之者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

國得即讐之故云邦國交讐之也凡殺人而義者

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注曰義宜也謂父母兄

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

者人之父兄不得讐之也使不同國而已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注曰鬬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讐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司寇朝士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疏曰凡仇人告王法所當討得有報讐者謂會赦後使已離其鄉反來還于鄉里欲報之時先書于士然後殺之無

罪臣據此二職之文當是前此審問係過失而不能調和者當避而其人戀土不即去或來還者死家子弟告于朝士朝士即當文移調人調人執而歸罪于司寇其或已書于朝士而調人未執之間死家子弟殺之則無罪也猶無故入人宅室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其時格殺之無罪其時乃當下之頃耳此即殺人而義者也被殺之家不得展轉相報使之不同國亦所以慰死家子弟之

心也夫殺人者死既使義不共天者無不申之冤痛悶即有過誤矜疑猶當使之遠避不得晏然居于鄉土惟遵王命而不避或私還則官當執之私亦得而殺之而其未告于朝士則雖卒然相遇亦不得而專殺也此謂仁之至義之盡既已詳載于經先王議事以制固非律文之所得而盡其曲折者矣

周世宗顯德四年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救格煩雜不一

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訓釋詳定為刑統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竇儀為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奉
詔重定刑統為三十卷
臣按文古難知則侮文巧詆者衆煩雜不一則比
附輕重難齊此刑統一書始于周世宗而終宋之
世行之也
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故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
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

千一百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贓吏必誅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所以欽恤刑罰者其家法如此後世地雖蹙而後亡勢雖弱而不呰蓋亦立國忠厚之報也

以上省刑罰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江長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九

天子之孝

省刑罰

弭盜附

易繫辭下傳第二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文煥曰川塗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故取之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

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于内說豫之象也

臣按上古外户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

春秋左傳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邾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臧武仲名）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庶其之從者皂牧給其賤役從皂至牧輿馬其小者從者之微賤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利慾之私壹專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襄公二十一年）

臣按天下之惡一也邾之盜即魯之盜也魯為邾盜之逋逃主而納其邑召外盜所以勸內盜也昔莒僕（莒紀公太子）來奔（事在文十八年）宣公（初立）命與之邑而季文子令司寇出諸竟其述誓命曰毀則（壞法）為賊掩（匿也）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國用也）為奸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謂納莒僕寶玉）為大凶德有常（常刑）無

赦在九刑不忘蓋此等凶盜姦賊之人若保而利之則是我有主藏之名也莒僕邾庶其皆外盜也出諸竟斯足以懲内盜矣所賞在此而所誥在此將如主藏者何故夫賞善而刑淫斯止盜之法也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是以善人勸而淫人懼蓋重繩竊邑叛君以邀大利之徒而其小者固不足治矣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

臣按李康子秉鈞之臣魯國之政所出也患盜而問于孔子宜告之以拔本塞源則在司徒之教養詰奸禁暴則有司寇之刑辟斯弭盜之方無有外于是矣而甚其辭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生民有欲而惟不欲者可以為之主君若相皆主之者也隨會為太傅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蓋其驗矣夫子之言豈惟足以靖魯國哉

漢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渤海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

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

積獄訟止息

臣按律文言公取竊取皆為盜充類至義之詞古書中言羣盜者其夥率皆數千百人非强竊疑似之間者也然亦不過散遣之安集之而已嘯聚攻剽則為盜散遣安集則為民固不得一一而逐捕也惟便宜從事緩之勿亟斯守吏得展其方略耳若一切拘以文法則某日盜發某屬當有幾人某案獲者幾未獲者幾申報稍遲時日即為諱盜不

報鉤考稍或疏漏即為諱强為竊受事亡何而譴責隨後尚安所施其躬化為之勸率哉若穿窬小盜强竊疑似民間失一牛畜絲穀本不足以當姦宄矯虔之名而丞相御史皆當用知其數此其苛細已甚必外户不閉道不拾遺之世庶其免矣然則聖人之豫備暴客豈其德薄治不古若哉

光武時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

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秪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臣按羣盜屯結非能生死相信聽令自相糾擿其黨立解矣夫彼此有相疑之勢鮮不相圖者也雖

憑城據邑之大盜亦可以此離其黨與至如小小刼奪非有千百成羣蓋不足以殿最牧守令長也其根株窟穴應捕人役纖悉必知重其必獲之賞逸賊之罰以責成應捕未有敢蔽匿者也但須選拔才幹示以威信不少假借使之樂為我用而不敢竊弄我權則惟明牧賢令所以處治之而已

順帝時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竟內赦寇盜前釁與之

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
州内清平

臣按李固之治荆州大略倣龔遂之治渤海能令
盜黨自相招集視更相追捕為尤勝也但亦存乎
其人耳所以降附者必刺史之善政茍非其人不
免驅而為盜也魏高佑有言宋均立德猛虎渡河
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茍守宰得人治

化有方止之易矣夫賢守令固不可數得得之又以下車未幾條教未洽而以盜發不輒得或坐他細故罷去儻非少寛其文法雖賢守令亦無能為也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謂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之後海内升

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臣按法莫重于秦隋而秦隋之末羣盜並起李斯既阿二世行督責稅民深者為廉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其後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乃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刼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下斯吏具五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

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由此觀之致盜之由先後一轍唐太宗惟知其所以

然而躬行節儉慎簡民牧厚施薄斂息兵休役以致貞觀之治幾于比隆三代不亦宜乎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擾捕則徒為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

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磔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盜

臣按崔安潛之去蜀盜即漢光武所以解散青徐幽冀四州之盜者也周世宗時賓儀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産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

臣以為此乃以盜捕盜之法不第除其罪且懸賞格者所謂投與狗骨使之相牙彼以利合必動于利而相戕也然以之待屯結之夥盜所以化大為小化有為無固為良策若未至于千百為羣者則同雜處于閭里之中若令其自相糾告或反以指陷平人不若申嚴保甲之令凡迹涉可疑者有人保任乃容入甲無者舉首是則以譏詰之權予平民猶勝以糾告之權假盜賊也

宋孝宗時辛棄疾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剪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剗除明年剗盜譬木焉日刻月削不損

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倚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敭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臣按致盜之由未除則一盜方平一盜復起平盜之兵固不足恃而弭盜之術亦無可講求也民之不得已而為盜固為貪吏之所迫使而貪吏之迫使其民亦有所不得已也負租課則畏譴罰事上

官則行苞苴此又其迫使貪吏者然矣故曰正其本則萬事理夫子所謂雖賞之不竊者此也

元仁宗時中書省臣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寃棄之于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

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臣按繫辭傳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民之為非無大于寇賊姦宄奪攘矯虔而禁之之道則在于理財正辭而已理財者如井田溝洫什一取民山林之利弛以予民正辭者象魏所懸閭師黨正所讀之法以此聯比固結使之相恤相愛而無壞法亂紀之民然後本固邦寧長

守其大寶合于天地好生之德如彼中書省臣所
言乃是捕之勿逸殺之無赦耳尚何以言弭盜安
民哉聖人之所以禁民為非者更無他術而後世
必曰匿盜不聞者坐則奏賊罔不以實矣期會不
至者坐則將吏之遊徼宜勤矣踰期不獲者坐則
應捕員役無故縱矣結案待報立決于市則知無
可倖矣自首者原罪給粟則開改悔自新之路矣
能禽其黨者加賞則徒侶解散矣惜乎其方略止

此臣不知夫勝廣之徒亦可以是弭之否也天地以斯人付之聖人聖人與斯人共守大位皆吾赤子而惟務去之哉誠顧目之為人為民而養之教之毋但目之為盜為賊而捕之殺之也

以上省刑罰弭盜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九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

天子之孝

恤征戍

臣按古之用師者以踰時為留頓以千里為永久無有期戍不至長征不返也然而還歸之日閔其勞叙其情代其父母室家致其相望之意者備至也古之節制持重之師北而不遠敗而不亡然而

失一戰鬭之士即失一耕桑之民聖人之心哀矜慘怛以為無異于懷抱之赤子而不免于水火云耳佳兵不祥黷武不震非所語于聖人之世以之伐不敬討不庭其用至希濶矣猶以為鞠育之于堂奥之中者無故而驅廹之于鋒鏑之下也所謂推其愛親之心也不寧惟是詩有之吉日惟戊用剛日既伯馬祖謂天駟房星之神既禱于物也將用其力猶有禱焉欲其弗死傷也而况于人乎述恤征戍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熹本義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静之中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能左右之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朱熹本義曰剛中謂九二應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

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
師旅之興不無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
悅而從之也

臣按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為
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故處則為比閭族黨
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大象所謂容民畜衆
也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師者猶未成軍古者無傾
國之師有番休而無竭作故以悉索敝賦以從為

不堪奔命也管子之作內政也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而聖人曰能以此二千五百人可以王天下葢仁義節制以少積多徧師即可敵百萬也宋李舜臣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惟守一貞足矣 臣則以為聖人耿殘救民殺以止殺又事已兵休布德行惠嚴寒之後繼以陽春貞

之中有元也丈人者程傳以為尊嚴之稱師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不能得人心之從又謂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為衆所畏服則是也如司馬穰苴推自微賤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呂祖謙以為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言無踰于老臣者是也臣則以為彖辭所言如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與其君同有此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德故夫子以

為剛中而應吉且無咎也若穰苴充國之倫猶不足以當之能左右之曰以如春秋言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之類蓋討貳伐畔方伯連帥奉天子之命而諸侯之師皆為所總統左之則左右之則右無有不奉命者胡炳文曰以之歸于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為霸者之街要皆師克在和未有羣帥不共命于上將而能克者也文王但言貞而夫子又謂以此毒天下如毒

藥之攻堅決潰外足以腐體膚内足以傷元氣不可妄施于無疾病之處師旅之興雖號令謹嚴而所過有供億之費所加有殺戮之慘亦如是矣民之所以從之者興師之名既正師師之人亦正而行師之律又正也然則承天寵懐萬邦授鉞以往生民之休戚係之吉而无咎其惟九二矣

解卦名

彖傳曰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程頤傳曰解難之道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徐幾曰乃得中指二蓋天下禍亂已散來則反于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静而吉也往有功亦指二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急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

臣按解之名義取于坎險震動故程傳以為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也坤卦西南得朋又坤

為衆九四變坤成震故夫子以往得衆釋利西南也語曰衆心成城天下莫險于人心故解難之道在于得人之心山川丘陵之險每在西南而以西南為平易之地者人心既順則山川丘陵失其險矣如殷武之詩言罙（面規反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是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綱紀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

既平正合修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可見次第本義但云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而傳意恐難之既解則人將茍且偷安不復有為皆由不知來復之意而朱子之意則以為此其本源之地又在人主終始典學格物窮理進君子退小人解負乘之悖而

得朋至之孚然後朝廷之上紀綱法度次第修明
為極盛之世此朱子又據六爻之辭申程子之說
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大難既除若尚有當解
之事則宜夙往除惡務盡毋使滋蔓難圖也且君
德清明用人行政罔或不當命將出師戰則必克
聖人言往則有功所謂惟斷乃成若稍有疑懼而
從事姑息則養奸長亂貽悔將來不可不知也

既濟卦名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臣按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故取象于高宗伐鬼方然三年後克亦勞憊之甚矣計三年之間其殷憂震動宵旰不遑必不至于殘民以逞而猶兢兢以用小人為戒誠以行師之際尤在任用得人也非丈人之吉則有輿尸之凶豈可不戒懼未濟九四云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戒人臣也既濟九三小人勿用戒人君也人君人臣誠熟復于此二卦然後能以衆正矣

尚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徳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徳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按舜禹之時薄海内外罔有弗臣三苗之君既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矣禹以羣后之師聲罪討逆何難誅其君長殲其種類而一聞讜論下令班師蓋其始之言一乃心力若似乎以全盛之勢而加于負固之一偶有摧枯拉朽之易及三旬而力未可以成功也益之贊辭微規之以滿損謙益之説禹亦心知其故師旅不復少留而舜亦默

會其旨而增修厥德兩階干羽雍容閒暇非是故為如此至誠盛德純忠大孝一堂相聚自然而然苗之頑梗亦即感化不復勤民于遠也此六經言用兵之始武功而卒歸于文德蓋舜為天子故益所述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之事禹雖居攝而猶為諸侯故益所贊者不驕不溢之事也在皐謨言何遷乎有苗而卒乃言君臣之間同敬協恭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惟天理之自然亦

見有苗之昏迷不敬侮慢于人為天所棄比干三千莫大之條也然則孝經之義明而韜鈐之書與法律之學皆在其中矣

立政周書篇名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臣按戡亂以武守成以文周公既稱嗣王為文子文孫而又以克詰戎兵為王告先儒所謂奮張其氣而不使惰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奸

而不使覬覦者也此以見祖宗付予有家之托建威消萌保治未亂未嘗發兵若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則必隳前業而負前王矣

詩鄭風清人篇名其一章曰清人清邑之人在彭河上地名駟介駟四馬被甲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重英矛飾也河上乎翱翔

呂祖謙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臣按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夫駟介旁旁兵威非不壯也曾國事之不恤而遊戲自娛克之罪固無辭而使克者之不恤其勞不作其氣以坐視其將潰誰實有國而若是恝乎書曰鄭棄其師譏鄭伯也

豳風東山篇名其一章曰我徂東山慆慆言久也不歸我來

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
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小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朱熹曰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

有惀悢之懷至于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咏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何如哉葢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臣按東山之詩非周公不能為惟其出于周公之所自為以見其曲體人情之極東征即公為上將故無勞將率之詩而有勞歸士之詩通篇無大夫

美周公之意大抵民有勞苦惟恐君上之不知而軍士尤甚周公以王叔父之尊極崇高富貴而于士卒之纖微必盡殷勤叙述所以令人竭力致死若出于大夫美周公之詩則意味索然矣

小雅采薇（篇名）其一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

小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命將率遣戍役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若今之防秋也

六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孔穎達正義曰此遣戍役豫敘得還之日總述往返之辭

輔廣曰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之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恤之心無有窮極也且于其遣戍之初而遽言如此則亦不憂上之人不我知矣

范祖禹曰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出車篇名其一章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謝枋得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

二章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龜蛇曰旐）矣建彼旄矣彼旟（鳥隼曰旟）旐斯胡不旆旆（飛揚貌）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輔廣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為哉

謝枋得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

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爲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于用兵者也

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策命臨遣之辭

輔廣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啓處不遑之情且曰當此之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可見其體恤之詳也

杕杜篇名其三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棧車嘽嘽（敝貌）四牡痯痯（疲貌）征夫不遠

李樗曰此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于鴇羽王事靡盬不能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四章曰匪載（裝也）匪來（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憂心孔疚期逝（歸期已過）不至（而猶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劉瑾曰前三章皆述其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概與四牡采薇出車同本

于私情公義以慰之也

臣按先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歌出車以勞將率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李樗以為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返終始之情則一也采薇序云遣戍役而又兼言命將率遣戍役者一則主憂臣辱四郊多壘士大夫懷敵愾之心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固不待于勉強一則師出之日將率與士卒均服同食所以一衆志鄭所謂同歌同時欲其同心者也及振旅之日將還公朝而戍役亦還于比閭族黨其有勞賜體統自殊因以辯上下定民志鄭所謂異歌異日殊尊卑者也臣以爲將率戍役均有其勞故序于本詩則言勞還率勞還役而于采薇章則云出車勞還杕杜勤歸以見于將率則紀其功績于戍役則恤其勤苦故范祖禹曰出車勞

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于上也夫以戰陳之危行役之苦父母之憂念室家之懷思誰不然者先王知其然而反覆稱道與之同其哀樂故采薇八章而終之以莫知我哀一句則出車杕杜二詩之旨且先自言之矣固不待其悲傷怨抑無可告訴自為咏歌也讀采薇出車杕杜之三詩可以知小雅所以盛讀漸石苕華草黄之

三詩可以知小雅之所以亡自是以降揚水見于王風鴇羽作于侯國而世變愈亟矣先王之所以感人以言者豈其微哉

祈（書作圻）父（篇名）其三章曰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亶不聰胡轉予（六軍之士）于恤有母之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主勞苦之事）

呂祖謙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觀老而無兄弟者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

司馬之不聰

臣按久役勞苦先王憫其勤而道其情則所以休息之者當非口惠而實不至如親老而無兄弟免役必有成法而即或漏遺亦將說其勞而忘其死必不敢以將母之情輕怨其長上矣至于呼祈父而告之恤咎豈獨在祈父哉故序以為刺宣王也夫以王之爪牙士而使之嗟歎如此則以之自守必逍遥以之臨敵必畏縮不用命說者以為王師

敗績于千畝故軍士作此詩蓋其䰟兆已先見之矣

大雅江漢篇名其三章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鄭康成注曰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于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闢四方治我疆界于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于有叛戾

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

而功大成事終也

嚴粲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于病民且疑于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于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

遠

六章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陳也

朱熹集傳曰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

古人愛君之心于是可見矣

臣按宣王江漢之師甫得寧定即以治疆界井田為急務者叛亂之國互相侵奪疆理湮廢其民若于戰鬬不事田作賦稅亦必有重于什一之制者故鄭康成所言乃土宇版章之大經界必復其舊

而嚴築所言乃溝涂畛遂之小經界必復其舊一以裁制其君長一以安集其人民皆為偃武修文之漸而召穆公又勸之以陳其文德以洽于四方之國以此為天子之命闗然後足以使天下之人知朝廷用兵之非得已也夫所任之將如此所以為愛民之主也

常武篇名其二章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鄭康成注曰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南徐土之

民云不久處于是也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曹居貞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臣按三代仁義之師然雷霆之威震驚者衆久處于是則三農失業雖王師舒徐安行而入心未免驚怖宣王廟算已定度無踰時之役故先爲告諭其民使之安堵也

禮記王制受成于學

鄭康成注曰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澔集說曰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訊馘焉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者所截彼人之左耳

陳祥道曰受成于學則謀始于朝可知又曰征者威武之事于其文德之地告以成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

臣按兵謀至密謀始于朝而必于學宮之中論其可否乃為成定者既使人知聲罪致討之名則不疑于興師動衆之故且以示成大事藉羣策羣力雖君若相不敢專仁義之師堂堂正正無所庸于詭祕也又此雖武事然不離乎先師先聖所已言已行是故祗奉古法而出征俘執有罪而歸告所以有軍禮亦有釋菜奠幣明所受之成謀罔或不臧云爾然則威武固不可以偏任而必濟之以文

德者司馬掌政典者也而辯論官材司徒掌教典者也而有發則教士以車甲文武豈二途哉在師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卒在國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長治兵治民同歸于相親相愛而已矣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一

天子之孝

恤征戍

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里左貧弱所居言無所不發矣

丘濬曰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

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刼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鼂錯以為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室家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臣按丘濬勉勵中人之說非也秦當未并天下之先固以爵賞鹵獲歆動軍士何則自其境以外土地人民皆非秦有民知戰勝之後取諸于彼非有遠涉數千里之勞無異使之得掩有其隣比之貲財也安得而不奮然而秦固教之以奪攘之風矣若夫并天下之後北至長城南至五嶺皆秦之境長城以北五嶺以南秦亦不能往也顧安所復鹵獲哉發讁至于閭左矣顧安所得爵賞哉是則秦

之計窮矣然而奪攘之風不可變矣此勝廣之徒所以起也先王以其孝弟忠信之民而遣勞之以采薇出車杕杜之情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兵之所加服之而已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師還之日將率之功勞軍士之勤苦上之人未有不知之者也故爵賞則有諸而鹵獲未之前聞也人心有古今之異而財鹵之說斷無所施于天下一家之日是不得已而用兵正以出之

水火姦宄竊發罪不在民易曰有嘉折首書曰殲厥渠魁此外一無所問也方將左飡右粥撫循百姓豈其所過無不殘滅而欲以財鹵勉勵中人教之奪攘哉

晉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

臣按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春秋傳不備不

虞不可以師故講武事嚴戍守議兵屯通漕渠皆為克敵制勝善後事宜此杜預平吳之後所以有安不忘危之說也

唐德宗時陸贄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頼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皆是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内寇則殽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墟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歴叙府兵自西魏以

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家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閲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寖隳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

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

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值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

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曰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因問曰卿言府

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文宗時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

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
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内以十六衛蓄
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
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貴恩
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
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
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
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

暇異畧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章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内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尾大中乾尾大不掉外彊中乾俱見左傳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然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

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于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隱析券交貨所能致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于邪僻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戹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

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

臣按唐書兵志論曰古之有天下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惟唐立府兵兵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所以盛也

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葢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而唐遂以亡措置之勢使然也臣竊考之唐之名臣如陸贄李泌及杜牧作原十六衛罔不以復府兵為說而府兵究未之復者

府兵始于西魏其時田尚在官民受田于官固上之所長上之所養也以府衛置兵而以租庸調取民其勢相為表裏者也府衛變而為長征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其勢又相為表裏者也先王之制内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内外相維緩急相制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蓋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天子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率王國之勢百倍于諸侯之國所以居重馭輕

者然也唐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此其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古意者也古者諸侯有事則天子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定之而天子畿内之兵固不輕出也府兵之制國家有事則以符契徵發事已便道罷之近不踰時遠不經歲此亦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古意者也天下有長征久戍之兵則勢不得不取于民

以養兵既已取于民以養兵則勢不得更籍民為兵于是乎府衛廢租庸調之法亡矣宿重兵于外竭天下之貲財以奉之内外不足以相維緩急不足以相制戎臣兵伍出落鈐鍵尾大不掉無如之何當此時而欲散遣征戍之兵復置府衛更易兩稅之法復為租庸調所謂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也惟有戍卒屯田漸為土著以府兵之法理之李泌之言善矣此又不必盡泥于古法而深有合于古

意者也惜乎府衛租庸調既已終廢泌之説亦未之能卒行也

宋太祖乾德三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閲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又從趙普之謀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神宗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

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隷禁旅使兵習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

將陜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禄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臣按宋祖釋諸將兵權而收四方勁兵聚之京師分番屯戍入備宿衛出捍邊圉不如是不足以革藩鎮之弊也然代更之法實合古制依依楊柳霏霏雨雪未嘗不使之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佚也

夫遣戍卒必命將率勞還役亦勞還將先戍與次戍者冬有監領何患于兵將不相識哉若臨事推轂大將則在其威望足以統攝諸將惟所左右而已豈必素所分隸之兵然後可用哉然則兵之强弱固不係乎此而更戍之法不可改也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鋭以補之或退其疲老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

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于爨給者又有薪米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丘濬言宋太祖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臣思先王之世東山杕杜皆為勞歸士之詩則非徒歌其詩而已亦必有飲食筐篚之賜宋時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

得先王之遺意矣或謂如此則國家當詘于物力而丘濬謂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軍國之用綽然有餘此為節冗費足軍實之要言矣雖然謗有之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所養之兵必皆可用而無用之兵固不必養廣樹兵于天下而無以得其死力與夫賞賜嬖幸崇奉異端何異哉夫比閭伍兩古之養兵之制固非所論于今而尊君親上之風不可無以作之使然也

楊時曰自黄帝立丘乗之法以寓軍政歴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歳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四面鼓也王擊一面太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

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于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鋭士不可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用命則

弩戮之收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于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臣按師之有節制即易之所謂師出以律曲禮所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者也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

分後不可以為師也程傳曰律有二義有出師而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然則興師動衆除暴取殘固為義矣茍無節制有離次失伍之奸亦不得謂之義義之與節制非二物矣不得已而用兵者王者之仁自然師出有名也其所過及所處自然整齊嚴肅也仁之與義非二物矣豈有仁義之兵而無節制者哉茍無節制即不得為仁義之兵也

朱熹曰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是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熹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伯者之仗義執言固亦托于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但以此教人而不能以身教以此責人

而不能以責己癸丘五禁使桓公自反不能無愧焉若管子之作内政寄軍令則稍變周官之法務多人以速得志耳其所以教戰士者未嘗不同也孫吳之徒撫循士卒與同甘苦聖賢亦未嘗無此意但出自聖賢則為愛人之誠出自孫吳則為以術使之以計驅之也天下無不衛父兄之子弟亦無不愛子弟之父兄孫吳竊此意施恩于人以得其報其所以然者固與聖賢異矣至如秦人但以

爵賞鹵獲鼓動其民乃孟子所為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

以上恤征戍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一